

# 漢篆文字與《說文》引 通人說合證舉隅

許 可

許慎在《說文解字·叙》中說其書“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撰其說”。〔1〕據統計，《說文》一書共引用通人二十八家：董仲舒、孔子（或以為引孔子說為引經）、司馬相如、京房、歐陽喬、桑欽、劉向、劉歆、爰禮、楊雄、宋弘、杜林、賈逵（許書稱“賈侍中”）、班固、傅毅、衛宏、徐巡、張林、王育、譚長、官溥、尹彤、黃顛、莊都、張徹、周盛、甯嚴、逯安（以上按書中出現先後為序）。這些通人，事迹大多見諸史籍，少部分已不知其生平。此外，還有引用“博士說”、“司農說”、“復說”三處，尚不能明確其所指何人。

《說文》引用通人說法，涉及分析文字的形、音、義三個方面。正如馬宗霍《說文引通人說考》總結的：“通人之說，有說形者，有說音者，有說義者。形有本體、別體，音有本音、轉音，義有本義、廣義，許君稽撰其說以為解。”〔2〕其中，通人們對字形的解釋，體現了漢代人看待文字形體的實際情況。許書將他們的意見收入篆文字頭下，證明這些說法對於小篆字形是具備解釋力的。所以，我們也可據此突破許慎的一家之見，管窺其他漢代學者是如何理解篆文字形的。《說文》引通人說中有關字形的部分，共涉及四十餘字。其中與漢代實際行用的篆文關係較大的不在少數，有的對於文字考釋有一定幫助。以下試舉幾個例子說明之。

## 【例 1】斲

《艸部》：斲，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斲，籀文折从艸在欠中，欠寒故折。𠄎，篆文折从手。

〔1〕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十五上，第 317 頁，中華書局影印陳昌治刻本 2013 年。

〔2〕馬宗霍：《說文解字引通人說考》第 534 頁叙例，中華書局影印本 2014 年。

從字形、字義上說，譚長的說法顯然是可取的。而更值得討論的，却是𠄎字的性質問題。從許書體例來說，此字下出籀文、篆文，字頭位置的形體應該是古文。




曾憲通先生就對《說文》字頭中的古文，總結有三種情況：

1. 正字下別出篆文和籀文，則正字為古文。
2. 正字下別出篆文，則正字非籀文即古文。
3. 正字下別出籀文，則正字兼有篆、古。


並針對各家意見，說：“此三項由於各家掌握標準寬嚴不一，所計古文數亦各有差異：舒氏（引按：謂舒連景）最嚴，僅取第一項；商先生（引按：謂商承祚）次之，兼收第二項；胡氏（引按：謂胡小石）最寬，三者兼而有之。”〔1〕










我們認為，本於許書尚可自洽的體例，確實只有第一項可以確定是以古文為字頭。因此，舒先生的態度可從。這類“古文”只有𠄎、𠄎、𠄎、𠄎四個。但是，就𠄎字來說，則不一定是古文。段玉裁就提出——

斤斲艸，小篆文也。艸在灸中，籀文也。從手從斤，隸字也。《九經字樣》云：“《說文》作斲，隸省作折。”《類篇》、《集韻》皆云：“隸從手。”則折非篆文明矣。〔2〕

此字漢篆中絕大多數都作“斲”形，如（“折衝猥千人”，《匯考》267）、（“折衝裨將軍印章”，《匯考》170）、（“折風闕當”，《琴歸》）等。因此，段玉裁的說法是符合實際的。

#### 【例 2】沙



《水部》：，水散石也。从水从少。水少沙見。楚東有沙水。，譚長說：沙或从少。


漢篆文字中，“少”寫成“尠”的情況並不罕見，如（“李安世—李少卿”，《虛漢》1350）、（“張勝之一張少卿”，《虛漢》3267）、（“尹少孫印”，《虛漢》2968）、（“尹少孫印”，《虛漢》2962）、（衛少主鍾，《漢銅選》191 頁）等。而如譚長所說从尠的“沙”字，亦見於實際行用的漢代文字，如（“長沙都水”，《增訂》502 頁）、（“西海沙塞右尉”，《徵存》591）、（“長沙司馬”，《徵存》233）、（長沙太守銅戈〔3〕）等。古文字



〔1〕曾憲通：《三體石經古文與〈說文〉古文合證》，《古文字研究》第七輯，第 273—287 頁，中華書局 1982 年；又見氏著：《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叢考》第 67 頁，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5 年。


〔2〕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 45 頁第一篇下，中華書局影印經韻樓本 2013 年。

〔3〕周世榮：《湖南戰國秦漢魏晉銅器銘文補記》，《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輯，第 253 頁，圖三十九，中華書局 1992 年。


正反無別,少、少實爲一字,篆文系統中並存的、,正是其子遺。

許書中,以“譚長說”的形式保留了不少篆文異體。是可以與實際行用的漢篆對應的例子,還有一些字尚無法考證,如“蠹”字:

《虫部》: ,木中蟲。从虫橐聲。,蠹或从木,象蟲在木中形,譚長說。






就《說文》的說解,不論正篆還是或體,“木”都是不可缺少的表意構件。然而有趣的是,目前可見的出土文獻中,此字僅一見: (《睡虎地·效》42 簡),从橐省聲,上部有所訛變,與《說文》相較,它恰恰省去了“木”形。

### 【例 3】醫

《酉部》: ,治病工也。毆,惡姿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从酉。王育說。一曰毆,病聲。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古者巫彭初作醫。

“治病工也”至“得酒而使,从酉”是王育的說法。“惡姿也”,小徐本作“惡恣也”。〔1〕“惡姿”或“惡恣”,不論如何都可以與“醫之性然”有些許聯繫,但是和“毆”字的關係不大。唯“得酒而使,从酉”較易爲人接受。總之,這段文字頗爲費解,一定有所脫漏譌。祁寯藻刻本《繫傳》的《校勘記》中對此有這樣的一段評論——


當作“治病工也。從毆。毆,擊中聲。醫之治病,如擊中然。醫藥之性,得酒爲使,從酉。王育說。一曰毆,從癥省。癥,病聲。酒所以治病”云云。其義方暢。〔2〕





這種解釋可備一說。《說文·殳部》:“,擊中聲也。从殳医聲。”同書《疒部》:“,劇聲也。从疒毆聲。”如果信從《校勘記》的說法,王育和“一曰”的解釋都是把“醫”視爲从酉、从毆,毆亦聲的會意兼聲字,聲旁“毆”兼表與{病}有關的意義。王筠《文字蒙求》中把“醫”字歸入所謂“無聲,不得不謂之會意,實則各自爲意”的字例中去,認爲這種字“不可會也,許君亦兩分說之,不可強合爲一”。〔3〕這一說法不一定完全正確,但他注意到了“毆”的表意功能。從漢隸文字來看,从“毆”得聲的字,多有訛變,如:  (楊淮碑,《隸韻》25 頁)、 (許彧夫人碑,同前)、 (苑鎮碑,《隸韻》

〔1〕徐鍇:《說文解字繫傳》通釋第二十八,第 284 頁,中華書局影印祁寯藻刻本 1987 年。

〔2〕佚名:《校勘記》卷中,徐鍇:《說文解字繫傳》第 366 頁,中華書局影印祁寯藻刻本 1987 年。

〔3〕王筠:《文字蒙求》卷三,第 147 頁,中華書局影印道光二十六年重訂本 2012 年。

154 頁)、 (繁陽令楊君碑,同前)等形。這說明漢代人對於“毆”的聲符作用的認識已經模糊了。







此外,小徐本字頭篆文作,〔1〕略異於大徐本,而與漢篆中“醫”字的一種寫法更接近,如:  (“醫次夫一大醫”,《虛漢》2909)、 (醫工盆,《漢銅選》第 273 頁)。


#### 【例 4】鼎







《鼎部》：,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鼎字。凡鼎之屬皆从鼎。

段注：


《廣韻》引《漢書》曰：“三族令先黥劓，斬左右趾，鼎首，殖其骨。”按：今《漢書·刑法志》作“梟”。蓋非孫愐所見之舊矣，鼎首字當用此。用“梟”於義無當。〔2〕

文獻多用“梟”字表{梟首}，實非本字。《說文·木部》：“，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之。从鳥頭在木上。”同書《首部》另有“髡”字：“，截也。从省从斷。，或从刀專聲。”商代金文中大量出現寫如 (兇鼎,《集成》01023)、 (兇爵,《集成》07395)、 (兇鼎,《銘續》30006)等形的“兇”字,象以戍斷人首之形,蓋是“髡”之初文,即是表示{梟首}的本字。

《說文·鼎部》又有“縣”字：“，繫也。从系持鼎。”徐鉉曰：“此本是縣挂之縣，借爲州縣之縣。今俗加心，別作懸，義無所取。”甚是。

春秋金文中有从木的“檣”字,字形上會{懸首}之意更加顯豁,文例中表{懸掛},如邵鞶鐘銘文中的“大鐘既”(《集成》00230)。這種字形爲秦文字繼承,而略簡省,作 (《睡虎地·秦律》19 簡)形。漢篆中的 (“挺縣左執姦”,《徵存》420)、 (“陽城縣”,《少室石闕銘》)等亦是其比。但是秦漢以後多用此字來表示州縣的{縣}。不从木的“縣”字,漢篆亦常見,也多表示行政單位,如漢印中的“幹昌徒丞”(《徵存》643)、“葭密宰印”(《虛漢》0059)等。

總之,金文中的“兇”字、“檣”字,分別是《說文》中的字和字初文,前者表{斷

〔1〕《校勘記》中則作,與大徐本同。佚名:《校勘記》卷中,徐鍇:《說文解字繫傳》第 366 頁,中華書局影印祁寯藻刻本 1987 年。

〔2〕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九篇上,第 428 頁,中華書局影印經韻樓本 2013 年。

首},後者表{懸首},都與{梟首}有關。“縣、𡗗”二字,都可以視為“檣”字之簡省。其中,“𡗗”字尚不見於古文字,季旭昇先生說此字“或秦時始造”,〔1〕但秦漢篆中亦不見獨用。從字際關係上看,賈逵所謂“此斷首到縣𡗗字”的說法是可取的。可惜不甚明瞭的是:賈逵的說解是在分析“縣”字中的“𡗗”旁,還是針對獨用的“𡗗”字。換言之,尚不明確賈逵是否見過漢代實際行用的獨體“𡗗”字。

### 【例 5】段

《又部》: 𠄎,借也。闕。𠄎,古文段。𠄎,譚長說: 段如此。

譚長提及段作𠄎,是有根據的。馬宗霍就曾援引《隸辨》中收錄的華山碑上的𠄎字、孔羨碑文中的𠄎、韓勅碑兩側題名中的𠄎、孔宙碑上的𠄎等字形,證明這些字所從之“段”,“全與譚長說合”。〔2〕

石繼承先生梳理了“段”字從古文字階段到漢印文字的發展過程,也得出類似的結論,並進一步指出,秦漢文字中“段”會寫從“殳”或“支”,與“段”字混同。如:𠄎(“軍假司馬”,《萃珍》14 頁)、𠄎(“葭育私印”,《舉》20.23)、𠄎(“瑕宦猜”,《增訂》11 頁)、𠄎(“瑕豐之印”,同上)等。〔3〕這些論述都是可以采信的前人也有所論及,如祁刻本《繫傳校勘記》中就認為譚長所說之字“疑當作段”,並主張直接將之歸入“段”字之下——

譚長或以段爲段,以段爲段也。《又部》“段”下疑脫譚長說之重文。蓋段从皮从二,二者,柔皮之數也,則與椎物義合。段从殳,殳猶持也,从𠄎,左手承之也,或持或承,則與段借義合。〔4〕

《繫傳校勘記》注意到段、段二字易混的現象,並盡力分析其原因,可備一說。

這裏順帶提一件《秦漢瓦當·補遺》中著錄的漢代瓦當:





〔1〕季旭昇:《說文新證》第 703 頁,藝文印書館 2014 年。

〔2〕馬宗霍:《說文解字引通人說考》卷三,第 738 頁,中華書局影印本 2014 年。



〔3〕石繼承:《漢印文字研究》第 82—83 頁,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15 年。

〔4〕佚名:《校勘記》卷上,徐鍇:《說文解字繫傳》第 342 頁,中華書局影印祁寯藻刻本 1987 年。

原釋作“司隸君口”，〔1〕第四字不識。據上面的分析，我們認為與正篆相近，或可釋為“段”字。

【例 6】𠂔

《是部》：𠂔，是少也。𠂔俱存也。从是、少。賈侍中說。

“𠂔”字漢篆未見，典籍所無。魏晉碑刻中則有“𠂔”字，作（魏巨始光造象，《碑別》237 頁〔2〕）、（晉石𠂔墓志，《篆隸》第 99 頁〔3〕、《漢大》第 612 頁〔4〕），當是俗體中的訛字。

後世對許慎說解多有討論。如徐鍇《繫傳》說：“是，亦正也。正者少則𠂔也。”〔5〕段注認為“𠂔”有俗體“𠂔”，是“鮮”之或體，並改“𠂔俱存也”為“是少俱存也”——

《易·繫辭》：“故君子之道鮮矣。”鄭本作𠂔，云“少也”。又𠂔不及矣，本亦作鮮。又《釋詁》：“鮮，善也。”本或作𠂔。𠂔者，𠂔之俗。

是、少二字，各本譌作𠂔字。此釋上文是少之意。是，此也。俱存而獨少此，故曰是少。从是少。於其形得其義也。〔6〕

段氏喜用本字，故在其書中多以“𠂔”表{鮮少}。王筠《說文釋例·存疑》中有與段說相近的意見——

𠂔下云：“是少也，從是、少。”非重複也。“是少也”者，解字義，謂是者少也。非者無所惜於其少，故必是者少而後謂之𠂔。“從是、少”者，說字形也。〔7〕

《說文》少義作𠂔，經典無之，而今訛作𠂔矣。〔8〕

可見，從賈逵到清儒，皆以“𠂔”為會意字。而陳英傑先生則提出“是”可能是聲符——

“鮮”文獻中或用為“斯”，與“是”音同，似乎並不能排除“是”作“𠂔”聲符

〔1〕 傅嘉儀：《秦漢瓦當》補遺第 800 圖，陝西旅游出版社 1999 年。

〔2〕 收錄於“𠂔”字頭下。

〔3〕 收錄於“𠂔”字頭下，隸定作“𠂔”。

〔4〕 收錄於“𠂔”字頭下。

〔5〕 徐鍇：《說文解字繫傳》第 33 頁通釋第四，中華書局影印清祁寯藻刻本 1987 年。

〔6〕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二篇下，第 70 頁，中華書局影印經韻樓本 2013 年。




〔7〕 王筠：《說文釋例》卷十五，第 366 頁，中華書局影印清道光刻本 1987 年。

〔8〕 王筠：《說文釋例》卷十九，第 461 頁，中華書局影印清道光刻本 1987 年。

之可能。“尠”的構形理據很可能在不同的時代進行過不同的解構。〔1〕


我們贊同陳先生意見。可以爲之補充的是，“是”字，上古音在禪母支部；“尠”同“鮮”，屬心母元部。典籍中从“是”得聲的字，可與以“單”字(元部)爲聲符的字通用。如《漢書·揚雄傳》錄《反離騷》“徒恐鷦鷯之將鳴兮”句，顏師古注：“鷦，字或作鷽。”另外，《說文·角部》“觶”字下有重文：“觶，《禮經》觶。”說明與“是”同在禪母支部的“氏”也與“單”有聲音上的關係。


所以，“尠”字很可能是一個从是少、是亦聲的會意兼聲字。後世多用“鮮”字而“尠”漸廢。俗體中的“尠”不僅罕見，且訛从“甚”或“其”等。

關於“尠、尠”二字的關係，前引清儒將“尠”視爲《說文》篆文“尠”字之訛。與此不同的是，裘錫圭先生則認爲“尠”是“尠”字的異體，屬於“偏旁連讀成語的會意字”。〔2〕裘先生的意見很有啓發性。結合漢篆的材料，我們發現“甚”、“是”二字確實很容易寫混。比如新披露的一批新莽封泥中，“堪”字或作 (“臣堪”，《新出新莽封泥選》253〔3〕)，其中“甚”的寫法也見於漢印，如 (“公孫堪”，《虛漢》3718)。這種“甚”字，與“是”字在形體上很相近。由此，我們懷疑《說文》小篆系統中的字，是“尠”字之訛。用“甚少”二字會意表示{鮮少}，顯然比用“是少”要好些。

#### 【例 7】牖

有一些通人說字的立論基礎，正好反映了漢代篆文中某些複雜的錯訛、混用現象。通過這些具備時代特徵的說解，我們可以考察漢代人對篆文的看法。比如——

《片部》：，穿壁以木爲交窻也。从片、戶、甫。譚長以爲：甫上日也，非戶也。牖，所以見日。

徐鍇認爲：“譚長亦當時說文字者，記其言廣異聞也。其言以爲戶字當作日也。”〔4〕王筠從字形和字義兩個方面做出分析，說：“戶，金刻作，與日相似也。許君不改篆文者，前作相承久矣，不可專輒。且囟在屋，可以見日。牖在室戶之西，室之前有堂，去日頗遠也。”〔5〕

如果對漢篆中的實際情況加以考察的話，我們就會發現王筠的說法殊可信從。



〔1〕李學勤主編：《字源》第112頁，天津古籍出版社、遼寧人民出版社2013年。

〔2〕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第134頁，商務印書館2013年。

〔3〕馬驥編著：《新出新莽封泥選》第178頁，西泠印社、中國印學博物館2016年。

〔4〕徐鍇：《說文解字繫傳》第140頁通釋第十三，中華書局影印清祁雋藻刻本1987年。

〔5〕王筠：《說文解字句讀》卷十三，第255頁，中華書局影印本1988年。

漢印文字的“戶”字或作 (“文竹門掌戶”，《徵存》536)、 (“田當戶印”，《虛漢》2136)之形，與“日”字十分近似。

馬宗霍以為譚長所說的字形是“介於戶日之間，不可確知者也。惟不可確知，故許以為從戶，譚以為從日”。〔1〕這種“不可確知”的現象，或許正體現了當時人對漢篆中一些字形的不同看法。如前所述，譚長的說法可以證明漢代人對這種字形的接受度很高，甚至對它進行了理據重構。

囿於篇幅，以上我們僅僅舉了七個例子，試圖通過分析通人們的說法，考察漢代人是如何分析這些字形的。史稱許慎“五經無雙”，他在撰寫《說文》時收錄的這些說法，自然是經他甄別過的。因此，需要強調的是，通人們對字形的說法，在當時自然都是可以自圓其說、傳播深廣的，具有字形上的解釋力和文化上的代表性。

多年以前，有西方學者注意到《說文》引通人說的這一價值。比如羅伊·米勒 (Roy A. Miller) 把《說文》稱為是“一座有關文字的漢代知識寶庫”(a repository of Han knowledge and lore concerning the script)，並在列舉了其中十四位通人後認為——

... [It] is possible to see at a glance how extensive was Hsu Shen's knowledge of his predecessors in his subject, and how catholic his transmission of what he considered the best in the traditions of his learning.〔2〕

我們可以藉此一窺許慎在其專業領域內對於前人成果的涉獵是多麼開闊廣泛，以及他在傳遞所學之傳統精華時是多麼博采寬宏。

我們認為，這樣的評論是十分恰當的。

從文字構形的角度看，通人所說，很多是合乎本形本義的、可取的，有的今天看來的確是有問題的。其原因就是這些篆文本身有的已經訛變，有的相互混同，有的來源相異。客觀地說，總體上通人們所代表的漢代學者，雖然受到時代的局限，但他們對文字的見識是深廣的，把握水平和理解能力也是很高的。我們絕對不能厚今薄古。

〔1〕馬宗霍：《說文解字引通人說考》卷三，第740頁，中華書局影印本2014年。

〔2〕Roy Andrew Miller,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Shuo-wen chieh-tzu"*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53), pp.77-79. ([美]羅伊·安德魯·米勒：《〈說文解字〉研究中的問題》第77—79頁，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53年。)



## 引書簡稱表

- 集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年
- 銘續——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 徵存——羅福頤：《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文物出版社，1987年
- 匯考——孫慰祖：《兩漢官印匯考》，大業公司、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
- 增訂——羅福頤：《增訂漢印文字徵》，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 虛漢——施謝捷：《虛無有齋摹輯漢印》，藝文書院，2014年
- 琴歸——黃中慧：《琴歸室瓦當文鈔》，1914年
- 篆隸——徐無聞：《甲金篆隸大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1991年
- 漢大——漢語大字典編纂委員會：《漢語大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崇文書局，2010年
- 漢銅選——徐正考：《漢代銅器銘文選釋》，作家出版社，2007年
- 碑別——秦公：《碑別字新編》，文物出版社，1985年

(許可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博士研究生)